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 劉勰與錢鍾書：文學通論

## 兼談錢鍾書理論的潛體系

□黃維樑

劉勰和錢鍾書都博通古今，錢氏更兼通中西，都是文學理論大師。二人的時代相距約一千五百年，放在一起作專題比較，本文可能是第一個嘗試。本文比較的對象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錢鍾書的《談藝錄》，以及錢氏1946年三十六歲或以前完成的其他文學論著。本文依據《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從「原道」到「隱秀」，作劉、錢文論的比較，對二人論比喻和論言外之意着墨較多。二人「打通」復「圓覽」，直探文學的核心。本文通過對若干文論概念（或範疇）的比較，說明東海西心理攸同，古學今學道術未裂，「大同詩學」（common poetics）可以成立。錢鍾書作文學論述時，旁徵博引，以海量式例證，說明東方西方同心同理；其發現有助於促進人類溝通、世界和平，他應得全球最高榮譽的和平獎。有論者謂錢氏的《談藝錄》以及《管錘編》都屬札記式書寫，缺乏體系，而有微詞。本文指出，錢氏固然有其具備體系的文論篇章，其《談藝錄》以及《管錘編》自有其「潛」體系或「錢」體系；錢學學者就錢著內容加以分類、整理、建構，當可形成「顯」體系。

### 一、引言：比較劉勰和錢鍾書

錢鍾書(1910-1998)學問淵博，著述宏富，這已是中華學術界的公論。知錢深者、尊錢重者如湯晏譽他為「民國第一才子」，舒展譽他為「文化崑崙」，汪榮祖譽他為「橫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對錢氏的稱譽請參閱湯晏，《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台北：時報文化，2001）；舒展，《文化崑崙鍾書：關於刻不容緩研究錢鍾書的一封信》，《隨筆》，1986年第5期；汪榮祖，《史學九章》（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69。〕閱讀這位文化英雄、文學大師的著述，我想起另一位文學大師、「體大慮周」的《文心雕龍》作者劉勰（c.465-c.520）。錢出生長大於無錫，劉出生長大

於鎮江，二者地理上相距只有約一百公里。兩人年代上則相差近一千五百年。時代遠隔，歷史文化背景殊異，年壽也大別，我們怎樣拿他們兩人來做比較呢？錢鍾書是文史哲通人，劉勰的《文心雕龍》也涵蓋了文史哲，也是通人。兩位通人論述的重心都是文學，我們就來一次「比較」文學吧。二十世紀的《文心雕龍》研究相當蓬勃，號稱龍學；二十多年來錢鍾書研究頗盛，號稱錢學。學術界似乎還沒有人作過劉、錢的專題比較，筆者不避淺陋，在這裡做個嘗試。

二人的時代、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他們對文學的看法，可有心同理同處？在探索他們的文心異同之前，我們先說其生平經歷的異同。錢鍾書自幼聰穎好讀書，抓周時抓的就是書；我們相信劉勰也聰穎好讀書，有沒有抓周，如有，抓的是什麼，我們不知道。錢鍾書大學畢業後；留學英、法三年；劉勰青壯年時期在南京的定林寺協助僧佑整理佛經十多年。錢鍾書年輕時戀愛結婚，與夫人楊絳女士一生恩愛，且兩人一生愛書，在國難時期生活雖受困擾，其他歲月錢氏卻不必因家務事或其他事而對讀書者心有旁騖；史書說劉勰因家貧而不婚娶，我們相信他生平中也是與書為伍的日子居多。中文之外，錢鍾書通曉英、法、德、意、西和拉丁文，三十多歲時擔任過英文刊物《書林》的主編，又當過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劉勰懂不懂梵文，我們不得而知；他長期整理編修佛經，則是史籍所記述的。錢鍾書讀書過目不忘，記憶力強如照相機，而他仍勤於做讀書筆記。他自己的藏書據說不多，但身邊周遭的河圖洛書、中央西籍甚為豐富。留學牛津大學時，他在著名的鮑靈樓（Bodleian Library）如蠹蟲般飽食館藏；二十九歲至三十一歲在湖南藍田師範學院，即日後所寫長篇小說《圍城》那所三間大學以藍田這學校為藍本，雖處僻地，學校又屬初辦，卻是出乎意料地藏書甚富，《四部叢刊》等大部頭書籍俱備。劉勰的學術資源也不匱乏。龍學學者指出，劉勰待了十多年的定林寺，除佛教經籍外，儒家以至諸子百家的典籍也很多。定林寺在南京城外，劉勰要進城讀藏書之外的書籍相當方便〔史書對劉勰生平記載簡略。關於定林寺地位之重要和藏書之豐富，可參看孫蓉蓉，《劉勰與〈文心雕龍〉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2、33；牟世金，《雕龍後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頁78。坊間已有錢氏傳記多種，包括錢夫人楊絳女士的記述；本文提及藍田師範學院藏書多，可參看湯晏，《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頁225。〕。我們相信劉勰和錢鍾書一樣，也是「蠹蟲」。《文心雕龍·知音》說「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本文所引《文心雕龍》文句，主要根據牟世金，《文心雕龍譯註》（濟南：齊魯書社，1995）一書；引述時註明篇名，不逐一註明出處。〕；據《文心雕龍·知音》推論，劉勰博觀了經史子集各類的書（經史子集自然是後世才有的分類）。

劉勰處身於分裂動盪的南北朝，是儒釋道多元文化交鋒、交融的時代。好學深思的劉勰，思想受到衝擊，探索怎樣擇善固執，怎樣在文學文化上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錢鍾書大半生中國家同樣動盪不安，思想文化有中土的也有西方的，因此更為複雜多元。《談藝錄·序》自言此書「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本文所據《談藝錄》為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本（準確地說，是1984年9月第1版1993年3月第五次印刷）。此為「補訂本」，全書逾650頁。本文所論，乃據《談藝錄》初版（開明書店1948年出版）內容，所以只包括1984年中華版的前半部，即頁1-312。〕；他之讀書寫書，本於興趣，也尋求寄託，以期安身立命。中國弱而西方強，說不定他在中西的比較中更想為中西文化異同問題探索究竟，以認定中國文化的特色與發展方向。

無論生平與時代文化有何異同，兩人博學、「積學以儲寶」是一致的。學問愈淵博的人，往往態度愈謙虛。錢鍾書名其書為《管錘編》，取管窺錘指之意；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謙稱「識在瓶管」，即見識狹窄。這「管」正是《管錘編》「以管窺天」的管，然則劉勰的《文心雕龍》也可名為《管錘編》。

錢鍾書的《管錘編》有上百萬言，其《談藝錄》等專書或論文，加起來約有《管錘編》一半的篇幅；他還有長、短篇小說，還有雜文集，還有用英文寫作的多篇論文。劉勰流傳下來與文學有關的著作，就只有三萬多字的《文心雕龍》一書。二人著作篇幅懸殊，這又怎樣比較呢？龍學學者普遍地認為《文心雕龍》在劉勰三十五、六歲時成書，筆者據此決定，本文拿來比較的錢鍾書著作，只計其文學論述，而且只限於1946年或以前完成的作品。1946年錢鍾書三十六歲，約略與劉勰完成《文心雕龍》時同一年紀。根據這個年限，本文比較的對象為：劉勰的《文心雕龍》；錢鍾書的《談藝錄》（完稿於1942年，時錢氏三十二歲）〔《談藝錄》在1942年初稿既就，錢氏「時時筆削之」，後於1948年出版；參見1948年《談藝錄》的《序》。〕，以及《錢鍾書散文》中1946年或以前寫成的文學論文，主要為《中國文學小史序論》（1933年）、《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1937年）、《中國詩與中國畫》（1939年）、《小說識小》（1945年）、《談中國詩》（1945年）。（其鉅著《管錘編》在六十多歲時寫作、出版，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本文所據《錢鍾書散文》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錢氏1946年或以前完成文學論評還有用英文寫成發表的"On Old Chinese Poetry", "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等等，陰差陽錯，本文未能列入討論，以後當補充之。〕

(一)



錢鍾書



# 大夢西藏

□呂瀟瀟

不情願接受最後的哈達，因為不想告別，夢一般的西藏。

銀色大鳥載我越上連綿的山的山的肩膀，融入那我曾長久仰望的雲的心懷。

雙腳離開大地，夢才成真。

西藏的夢是香味的。閉上眼，那香味便紛至沓來。寺廟裡的香火瀰漫在這佛之國的每一方空氣裡，繚繞在這方天空下每一個生靈的衣褶裡和鼻翼間。青稞在高原恣意的天光下抽穗、飽滿，醇香成酒，從牧民家的黃銅壺裡汨汨流出，濃郁甘甜，一杯一杯，永不枯竭，滿溢着陽光的芬芳。魯朗林海的深處，小雨沾衣欲濕，走進炊煙裊裊的民居，酥油茶蒸騰的白氣經久不散，藏族女主人的酥油茶碗，濃香滿溢，如此神奇。輕輕吹開漂浮的油花，抿一口，這就是草原獨有的味道——原始、濃釀，無遮無攔，盡情盡興。

西藏的夢是自由的。這裡的河湖山川都因被賦予了神聖的含義而安享尊崇和保護。也使這裡成了生靈真正的天堂，他們自在地歌頌大自然的恩賜——清潔的陽光、空氣、水源、牧草……青牛、白馬、羊群，星星點點散落在河灘、溪谷、原野、山梁。白犛牛低頭喝水，看不清那水中的是自己還是白雲朵；剛落生的小牛兒還站不穩，正歪頭尋着媽媽的奶頭；藏香豬用黑鼻頭拱食着青草，牠們會在日暮時分自己找回家去；健碩的藏狗悠然橫臥在馬路中央午睡，從不會有人按喇叭。牠們才是這裡的主人，而我們只是過客。

鷹隼在湛藍如寶石的納木錯上空盤旋翱翔，魚蝦在碧綠若翡翠的尼洋河水底隨波游弋，牠們在純淨的天地間生生不息，又協助人類完成生命的輪迴。在很多藏民心中仍把天葬和水葬視為最清潔的離去方式，此生已了，再無耽戀，沒有屍骨，也沒有墓碑，乾淨到不留一絲痕跡，從此魂歸極樂，無牽無掛。倘若可以洞悉死、不畏死，那麼生也就獲得了極致的自由。

西藏的夢是執著的。在這佛的聖地，數不清的是無處不在的經幡，轉不停

的是手中緊握的經筒，聽不完的是喃喃低語的誦經，散不盡的是纏綿不絕的桑煙，永不止息的是朝佛者們的匆匆腳步。他們風餐露宿，朝行夕止，經年累月，從青海、甘肅、雲南、四川和西藏各地，隻身匍匐在砂石冰雪之上，蹣跚獨行於寂靜山谷之中。他們用身體丈量出千萬里的虔誠，因為信仰，千里不遙，堅石為穿。

還有那些車輪上的騎行者，無論在熱鬧的城鎮、無人的荒野、湍流的岸邊、陡峭的山路，到處都有他們執著的身影，就像一朵朵堅韌靈動的格桑花，點綴在這片離太陽最近的高原。他們用雙腳翻越一道道山梁，攜一身塵埃用珠峰腳下的千年雪水洗淨臉龐，以接近生命極限的困苦來祭奠無名而匆忙的青春。也許只有高原強烈的陽光、沁涼的風雨才能讓靈魂寧靜超然；也許他們也是與你一樣愛做夢的人，只不過他們勇敢地讓夢想變了現實。

西藏的夢是安詳的。黃昏，站在拉魯濕地的岸邊，布達拉宮的背影倒映在水中，夕陽下的金頂由神聖變得親和。花翅的布穀鳥掠過水面，布宮的倒影——金、紅、白和天的藍糅合在一起，一圈圈暈開，散落，模糊了輪廓，猶如凝重而悠長的時光，終於在柔弱青荇的盡頭，隱沒了身形。

夜晚，雨洗淨天空的眼睛，山依偎着在雲的枕頭上睡去。西藏睡了，睡得沉靜安詳，只有寺廟裡的酥油燈從未熄滅，神的光芒永遠庇佑着皈依他的眾生。

有夢的人是幸福的，其實幸福很近，只要心靈滿足。幸福的人是有夢的，因為現實很近，唯有解脫心靈。當從雲端重又墮入熙攘人羣，與周遭一樣面孔冷漠，步履匆忙，才驀然發現，儘管不會絕對完美，但已路過最近的天堂。遙望西山，神思遠蕩，不能釋懷那祥雲聚集的大美高原，她亘古不變的靜穆安詳，正是我心中永恆的彼岸。

雲間的十天，離天空很近，離生命很近，離心靈很近。



葉稚珊

# 寂寞金克木

今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走了整整10年了。名人身後，多數是寂寞的，不寂寞的只是他的財產、聲名、地位或是秘聞軼事，熱鬧的炒作、爭執或是皇皇的冥壽、誕辰紀念活動，皆由此而來。金克木先生身後的寂寞應在意料中、情理中。原本他的學問就不是所謂的顯學，非靜情素心者流不會躋身其中，他的弟子也多數和有着同樣的學性，不會借此張揚。況且他的世俗聲望和地位遠沒有他的學問、才情來的令人驚嘆。也有一兩位「知名學者」，原本是金先生和季羨林先生共同的學生，只因季先生聲名日隆，就絕口不提金先生，只認季先生。每每聽到這些人的言語，我心裡總是有點難過，人難走，金先生這壹既非廟堂亦非鄉野的奇異清茶是不應諒涼的。當然這與季先生無關，金先生生前不提，身後更沒有人再深究計較。所謂的只識皮相不識骨相，只識金面不識佛面。世風若此，也怪不得世人眼淺。

金先生身後也有些安安靜靜的讀書人沒有忘了他，弟子黃寶生等潛心靜性組織翻譯了近500萬字的《摩訶婆羅多》六卷，功德無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金克木先生的支持帶領下，中文版《摩訶婆羅多》翻譯工程開始啓動，歷時十七年，在黃寶生先生主持下完成了此項傳世工程，也成為當今世界僅有的三種文本之一。金先生的《書讀完了》網上很有些年輕人在熱讀，當然是「小眾」，沒有人炒作，最讓人欣慰的是金克木先生的夫人唐季雍上世紀60年代翻譯的《摩訶婆羅多的故事》，於2007年由三聯書店重新出版。這本印度古代史詩故事，原文為南印度的泰米爾語，印度的哲學家、政治家、作家，甘地的戰友拉賈戈帕拉查理改寫，唐季雍由英文譯為中文，金先生校並寫了很長的序。金先生說：「這一本書是一部很古老的書，也是一部現代的新書。」上世紀80年代中青社重印4萬冊都賣光了。重出是唐季雍晚年惦記的，只可惜2004年11月她也去世了。譯者校者都沒有見到重出的書，但無論如何，三聯是有功德的。

當今天「仰望星空」已成為跨越自然和人文學科，從詩意演化為與人生的理想追求相連的常用語時，金先生不知算不算最早最真誠「仰望星空」的學者。上世紀30年代初，金先生20歲出頭，就翻譯了英國天文學家泰斯新著《流轉的星辰》，著者用通俗的文筆描述天象解釋宇宙由影脹學說，而此時的金先生只上過正規的小學，其他一切都是自學的。資質穎慧的清華學子侯碩之（侯仁之先生的弟弟）約他看星談詩整整一夜，同學少年惺惺相惜。

30歲在佛教聖地印度的鹿野苑修行，跟隨著名學者驕賞彌和迦葉波法師研修佛教經典，一面閱讀漢譯佛藏，一面學習巴利文、梵文。老居士驕賞彌在他不大的茅舍中單獨授課，有時也同時為兩三個弟子講授佛典。兩三個學生膚色也是兩三樣，手中拿的書更是同一部書卻三四種文字：白皮膚的學生拿的是羅馬字本，錫蘭的學生拿的是僧伽羅字母本，金克木拿的是印度天城體字母本。老居士在大床上盤膝而坐，金克木半盤膝半跪着，白皮膚的學生則坐在小椅子上。東西兩個半球正烽火連天，這幅鄉野地苦修圖近乎仙境。竟日苦讀，天黑以後，躺在茅屋法舍遙望暗夜中的星斗推移，是每天最後的功課，他年輕生命的全部活力都濃縮集中在分外活躍的頭腦中，思想在塵世的紛爭和佛教的清淨中跳躍，淨土的星空給了他精神信仰和學術方向，也是他終生對物質生活無慾無求的奠基。對星空的仰望和對知識的探求終其一生。

2000年8月先生去世，而在四五月份間，金先生讓女兒借來了霍金的專門談黑洞的天文學作品，並在電腦中留下了遺作《黑洞亮了——從譯泰文爾詩贈徐運談起》，整整兩年後霍金到訪中國並引起轟動。

我一直有一種隱隱的感覺，金先生嘴很痛快，腦子很熱鬧，但心裡很寂寞。離開鹿野苑求學仙境，離開武漢大學可瘋可狂棋逢對手的「珞珈山下四人行」，五十多年間他的真性情似乎再沒有暢快淋漓釋放過，他寫過這樣的話：「……只剩下一屋子廣闊天空，任我獨往獨來，隨意揮灑。」在率性瀟灑的意境中，我看到了一種孤寂，但決不是指門前冷落。也許，是以他的智慧，這多風多雨的幾十年，謔言、自縛是安全的屏障。也許，酒無知己棋無對手除了孤獨他別無選擇。

先生自己寫好了《告別辭》、《自撰火化銘》。

可見，金先生的寂寞生前已有，不止身後10年……

金先生沒有泰斗、大師的頭銜，到晚年填表學歷一欄都是「安徽壽縣第一小學畢業」，而他的思想、著述、信仰和追求，要世人理解，尚待時日，不是一個十年，兩個十年能等到的。

Musée du Louvre Musée du Louvre Musée du Louvre

## 朝聖：羅浮宮 VS 老佛爺①

□舒非

二十三年前也是炎熱的夏天我們到歐洲度蜜月第一次來到羅浮宮遠處小島長大的女生從未踏足歐洲哪可能經過激盪人心的文藝洗禮記得初進羅浮宮特別震撼像閃電擊中靈魂那樣吸引一塊生鐵突然遇到巨大磁石比初戀更美妙驚嘆 恍惚有點迷失激動過後是深深感動內心從未有過的飽滿似鼓鼓風帆乘風破浪話都快說不出來只希望長出一千隻一萬隻眼睛腦袋是大海般巨型海綿盡情看盡情地吸收

希臘神話裡的諸神宙斯智慧女神丘比特大衛都站立在這裡以各種性格姿勢神情西方藝術史的整座寶庫就在眼前一幅幅一座座像大海浩瀚無邊

自此之後魂牽夢縈很多年以後我明白了那是一次藝術的洗禮是心靈的朝聖

我懂得我的一生將追隨美和愛永遠膜拜

①即巴黎Lafayette百貨公司

羅浮宮